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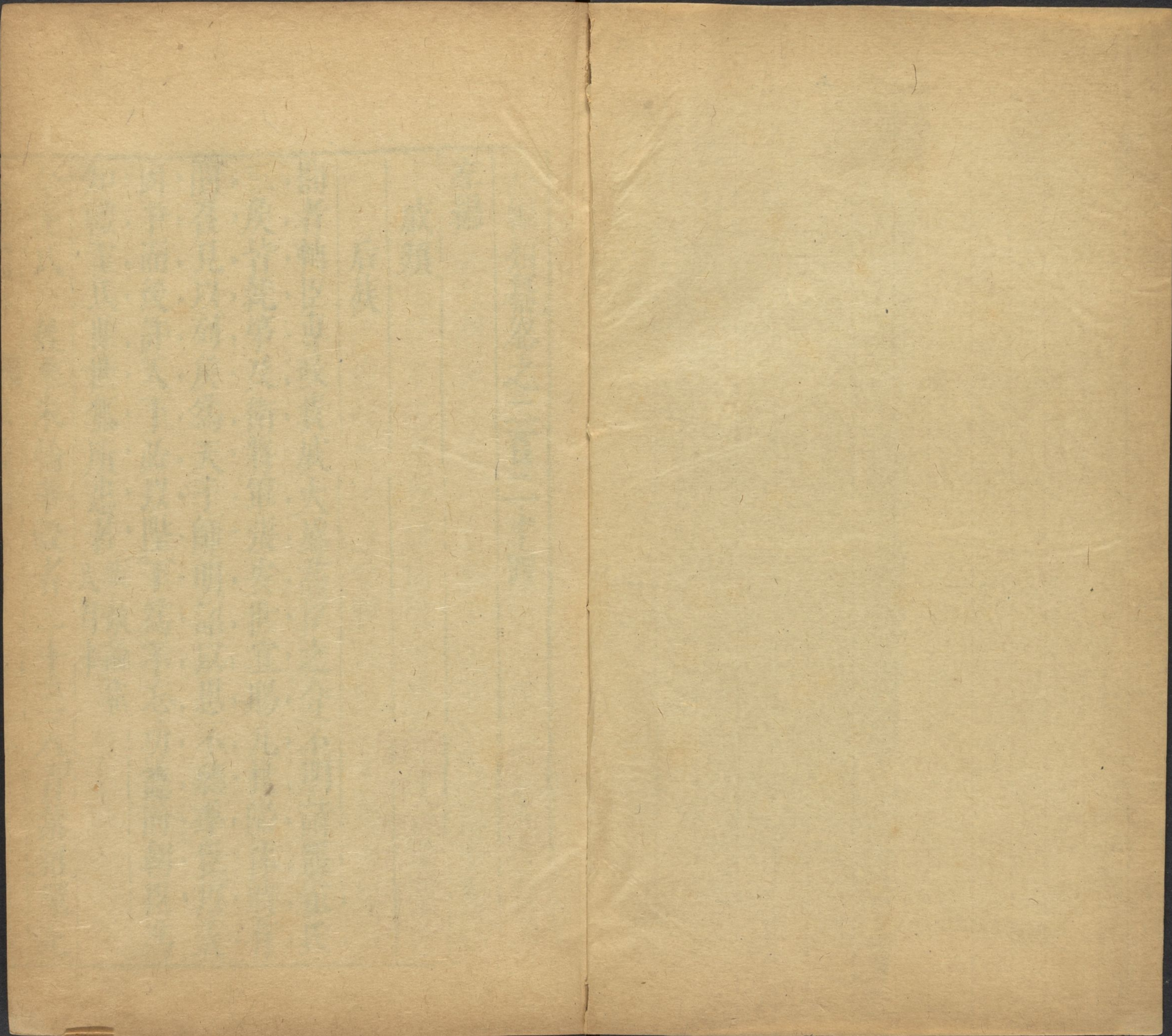
T ~~CHLB~~ 9299.7928

6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

3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四

左編

戚類

后族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八青紫貂蟬充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
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
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
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
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蓋主以疑
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
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
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不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
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切吐德音接近宗

不特為漢忠謀雖為王氏忠謀者亦無以論於向矣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劉向極諫外家封事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梅福論王氏書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邺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師丹論封拜丁傳書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
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與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復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
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
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風俗大患
名節大防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
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杜鄴論丁傳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
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
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蠶
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
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設險趣執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第五

倫論實氏賓客

八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騶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竟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朱寵上書訟鄧騶

晉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裴頌奏讓專任門下事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

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不次之恩矣陛下

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

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

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

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

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為外戚之地乎楊繪論

陛下以邢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大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關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論封孟忠厚依

舊文資汪藻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菽麥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顧以藩侯不能撫養愚民為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劉克莊論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

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

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

恐逾相板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

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

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

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何郊論連姻臣僚不得授要任

臣切謂李德裕寔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

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

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

萃于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論韓忠彥第尚主未當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

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

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食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歿諡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惠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晏唯陛下裁幸

諸葛豐按
劾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息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
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
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
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
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
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
義其罷歸田里

中居剛
書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
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
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
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
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以議者咸致疑懼况乃以爲
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
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

第五倫上
章帝疏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
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
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八編類纂卷之九
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騰惺兄
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范曄鄧騰論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頽虧貫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鷄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
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兢獎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
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歿于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崔琦外戚箴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詭言甘心逸遊倡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對策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懷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昔王章劉向每
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歿或刑谷永
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
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
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
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
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乘將意事
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左編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其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
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九刑刺流

得士富民
此實者斬
丁期之有
上地圖是
虛者應若

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二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子莒立，其子為襄王。

齊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
 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對
 曰夫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
 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
 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
 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
 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
 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
 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為王
 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
 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
 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

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遨遊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歿于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般家傭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

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表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宣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人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昏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犇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以此得愛
士之名非
其性然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孰與爲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頌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

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可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巴燔，游巴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

有氣有智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則趙不予王也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

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
 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
 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
 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
 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
 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
 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

此公子之計也

有此奇客不著名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
 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臯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附平原君

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

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狙于得地。必請于他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駟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樓

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比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戰

是第
沈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必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

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詘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
得食、探爵齧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歿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歿、愛

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于予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
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
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
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此官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璵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于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止黨守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玉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蚕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見利者只少此一想 跖

難必勿受也。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諸候，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

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旣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勝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三代以下
此意者
對矣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主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
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
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
國之士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
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
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
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
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
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
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
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
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
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
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
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
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
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
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

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柔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我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真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偽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
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
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
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
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
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
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
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
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
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齊秦合
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
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
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
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
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
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
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

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殂。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楚軍敗，割土庸、漢北地予秦。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開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宜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
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
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
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
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
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
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
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
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
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
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
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
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
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
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

無大小皆決于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
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劔。長信侯
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
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
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
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
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譽毒免。齊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太差。湣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七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鷲鳥
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若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餽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
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二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
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郡縣在后日甚便計
在秦初并六國不封
同姓又不厚樹基本

非等也以秦之暴王
諸子亦必殺戮殆盡

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
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天子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言路賴此一人

于上都。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涓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邊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比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鎮

公孫瓚

初劉虞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潦。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闇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殺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
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
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
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
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
六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
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
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
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

我諸營樓楹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
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
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
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
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
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
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
未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瀋水陵高汝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
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
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
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

赴紹軍而死

袁紹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
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
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
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豪傑
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
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
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
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

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馥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馥都尉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

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
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計黑山則張燕
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
橫大河之比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
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
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
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
鄺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
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任依張
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

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
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
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下而令諸
侯畜士馬以計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
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
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
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
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

不厭速願早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太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都許，乃下紹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非之授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踈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

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據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擇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克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圭實衆疲敝

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繫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

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糧軍大破
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
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
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
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
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
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
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
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降操于是紹軍驚
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
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
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
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
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家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劉備

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

孫權可與
之和此亦
相本謀盡
矣之矣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

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雋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口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辟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

策每以輕
敗母必有
見

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奸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乘衆

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魯肅、年少踈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賈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豚、腫挾守沔口、以楸閭大緹擊石爲砮、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腫裹襲身、以刀斷兩緹、蒙、腫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蒙勒先鋒親梟、就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溝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兔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
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
之令寧將兵屯於宅所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
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
諸將在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
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
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
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
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
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
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滑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
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
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追遂
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賤與曹
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鬪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
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
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
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
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于章鄉斬之孫
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
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
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
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
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
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
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邢貞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父下人者也。

李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翼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遂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遂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

日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凡背若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啣之滋不懌
與田悅僭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
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遺泚遣
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邕

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強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
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
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
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婚
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
悅納四金鑰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上金
鑰啟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
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回
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王
帛子女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千

里舍以須悅軍。滔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駝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卽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擅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歿遂攻魏州圍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令大將馬

寔盧南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倚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

唐劉怱濟總

劉怱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怵設
方畧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
及滔死軍中盡推怵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
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及怵卒
嗣節度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
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部濟率軍會室韋破
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
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
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
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
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
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
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
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
則柰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遺兵取武疆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

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譚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

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忘于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婚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釋麾下宿將有功仇讎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

杜元穎無遠謀欲籠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訐之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

燭炎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辯，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師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朱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譙諭克

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表云先請直克犒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疏惡囚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用張仲武代元忠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

僧孺之策范陽何其疎德裕之用仲武何其密更不須辨誰為

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為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為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

駝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錄，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張允，范陽人，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方仲武
世

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九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純錦，叅軍李茂勛本回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候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勛襲殺之，因舉兵，始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勛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爲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

八
新
鑑
卷
三
三
窺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將擊沙陀樂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處

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于匡威嗣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

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
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
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
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
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
馬留後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
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節度使匡威麾
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屏李抱真上書願
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
亡竄山谷抱真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真登

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
鎔繕甲治城塹施受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
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束甲劫
鎔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
檄暴鎔罪攻樂壽武疆以報始匡籌之奮也燕人不
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媯二州
敗匡籌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望其族奔
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
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
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

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歿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

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喬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同心而性素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歿弟嵩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嵩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

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脇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策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

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疆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

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子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成德軍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巳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圖正巳之像焚香事之正巳悅遂按兵不

承嗣所進
正巳誤為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圍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巳將尹伯良成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

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幾，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詎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爲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兄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卧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汰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

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
攻邢州兵五千壁盧噶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
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仵仵固守糧食且盡賞賜
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
士感泣請成戰大破悅軍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
噶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於是邢曹俊爲貝
州刺史乃承嗣舊時將悅召問計對曰公以逆于順
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嶺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
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
悅所昵扈寧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不聽其言燧等

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紘合兵三萬陣洹水
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
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燧與李抱
真不協二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明日悅得
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襲伯父餘業與
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
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
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
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成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
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成生以之悅收

淚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僥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

博全則燕趙安鄙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衡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釜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廐

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纈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之。武俊旣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武俊又詭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恠築壘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納，蹈籍於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與。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邳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令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嶸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旣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此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于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扈嶸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

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左

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左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醜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每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推緒爲留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

子朱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虛南史曰。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強盛。其亾可跂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伺命。詔卽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叅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

度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瓘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夸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

下乎。旣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埤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餼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郾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益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炙灼，滿身卧家不出，乃免。季安處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脇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

聽令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或殺人及掠人者，或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鑄說鈎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資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孥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

諸將歸命
弘正之力
也

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筭，冀導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誥褒答，且賜名錫。子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州度河，拒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感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其所爲。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

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皆在班，賜還兼侍中，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壯衆心。

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謚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賓客妻子決曰：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空室。月千

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布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傅鄆璩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儼言辭悖慢俄聞斬齊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

唯知識主雖日加筆不忍離其譎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罔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何所爲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屯承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此晉公包
荒著數

宰相用心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爲太尉。何進滔靈武人。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我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子重順襲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

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稹，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信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糴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禮以聘。

魏使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鎔於棗疆，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臧延範等，遂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以兵強弱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僭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

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脇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歿。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歿。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彝超自

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而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
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
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
若不破夏州雖得銀綬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
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
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
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
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
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巖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
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
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
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
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
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
馬贊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
弒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成末帝復召延
光爲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卽以
爲天雄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

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壁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銳等敗延光遣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爲州裨將守寶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

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
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
爲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
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
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
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
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寶應初
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
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

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
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
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
卒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
逸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
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
逐衆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旣逐而先正己批
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希逸以爲
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
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

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歿李靈
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巴邑正巳復取曹濮徐
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
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僞語威震隣境請附屬
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
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僭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聞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巳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
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

餘艘船渦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
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
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歿于納少
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正巳歿秘
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繫悅納歿將救
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
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
款納恚洧背已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承奉表
詣闕且使口奏并自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洧御史大夫克招諭使十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

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是還鄆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海沂見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成軍中請嗣帥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鬻策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

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嗣書久不下師道謀哀兵守境沐諍止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爲大副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囁引亾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脇汗士衆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鄂師道率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亾命少

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燒河陰敖庫募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佳珍門蔡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醢酒旣裏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畱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幾部入

山中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道
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
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
脛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
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
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調察故無知者又窮
治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
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
判官高沐與同僚郭壚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
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
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乎師道由
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
沐并囚郭壚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
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問
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暴
師數萬而晏然屈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
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兩寇故命給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鄙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也。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京師。戒候

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盧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削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戍東海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
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
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
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
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
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
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
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
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塲因圍其內
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卽與弘方匿溷間兵就
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
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
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
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
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
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之，齋不灰，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來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猾急，盛夏役士卒營府舍，將卒憤怒，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

亂軍易制
亦易消弭
詢其人何
知耳

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桎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悉沂地徧請治免，許之。自

太多

李正己爲盜齊魯俗益汗驚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徙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啜蓋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

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屈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薊刺等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拒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

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嘗先為備，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使，然

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畱器用以伺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上寧釋哀經，登重榻，自為畱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尚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淮代之，士寧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赦歸第，行喪禁其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郾城遣使問
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
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
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
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
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
今議除一親王新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制卽從
內出贄復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
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
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源

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
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
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
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
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譔爲
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
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
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
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
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

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疾病其子乃爲兵馬使廼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鼻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廼止之

廼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廼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廼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廼虔州司馬已而萬榮卒鄧惟恭旣執李廼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旣受詔卽與僚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爲迺所脇。邀逼制使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

項肩

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長源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饑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爲劉後。弘將兵

父鎮一事
在憲宗時
有君有相
有將大可
做事

識其材勇鄙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弘喜獲節鉞卽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鏐者虜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鏐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師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

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
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
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斷隣封如
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偃待及齊
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
人臣之幸也

唐劉悟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成叔父
全諒節度宣武噐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處
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

馬悟破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
河南獄畱守夏韋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
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帥古恚將斬之
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愾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
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
命悟督之悟獨寬假師道被訐使悟將兵萬餘以拒
官軍悟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
陽穀壁阿井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
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城飛語
以為馬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

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爲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職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成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成諸公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亾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股票曰惟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反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脚枚疾走遇行

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毬塲、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巴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卽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

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成、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卽攜兵退、匿承借、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借、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亾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寃、累進檢校司徒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瑤璃、陂、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

從子稹、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尉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

遣將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歿、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
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
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卽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
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
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
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
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
崔暘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
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百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
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違和稹諸將建議我

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將
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
將成命稹無笞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
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乃脅
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吞并齊民閱其貲
十取二百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
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
溪大怒問囚殺溪與刺史崔叔駘斬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釗守洛州給士帑布一端稹檄代歲廩釗謂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

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
德元達以久爲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
醢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自稹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成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廡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
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促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
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
師並誅成初從諫妻裴氏因稹拒命召集大將妻同
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
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
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
志益堅稹成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
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
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
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感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惟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澉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郾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投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聖
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宋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養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諭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先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

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諄語及
溫起屈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
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亾之明
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
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
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
精勇無不感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有不死賊亦
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
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謀一軍侵
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汶既因依承偕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
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
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
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
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
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
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
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
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
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

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

下精甲三齊兵青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屈山內土塔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

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

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

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日北虜纔畢復生上黨

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

存沿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

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

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上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上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上

八編類纂

